澳華新文苑

第1155期

莫言論爭之我見

何與懷

2016年11月30日，中國文聯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國作協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習近平在開幕式上發表演說。莫言也像所有與會作家藝術家一樣，在此次會上表態，發言說：

“習總書記的講話內容豐富，充滿了藝術辯證法，充滿了科學精神，聽後很受鼓舞。習總書記關於文藝的講話能夠讓文藝工作者感覺到，讀到會心處想拍案而起，有心領神會之感，感覺到我們心裡有很多話，還沒來得及說，就被他用非常精辟的話語概括出來了。我想，這都是因為他的確是一個博覽群書的人，一個具有很高的藝術鑒賞力的人，是一個內行。”

莫言如此肉麻吹捧這個習總，讓人感到很不是滋味；不過，如果再看看他三年多前有一次是如何評論人們對毛澤東的評論的，那更只有“憤怒”二字。

那是2013年4月21日，莫言應邀在中共中央機關“強素質·作表率”讀書活動四周年紀念活動上作主題演講。在這個題為“文學創作漫談”演講中，他竟然大放厥詞，說：

“現在有很多人在否定毛澤東，在把他妖魔化，把他漫畫化，但我想這是在蚍蜉撼大樹。他的《實踐論》和《矛盾論》你能否定得了嗎？他的《論持久戰》你能否定得了嗎？你可以不喜歡他的詩歌，但他的那種胸襟，那種氣勢，你能寫得出來嗎？你可以不喜歡他的書法，但你能寫出他的那種龍飛鳳舞、狂飆一樣的字體嗎？

一位偉大的歷史人物，現在有些人去把他醜陋化、漫畫化、魔鬼化，是缺少理智的。現在誰要肯定毛澤東，是要冒著很大的風險的。現在一些所謂的‘教授’，所謂的‘公知’扮演了一種高於一切的角色，認為自己就是良知的代表，就是正義的化身，實際上十分可笑。”

的確，如果是一般作家，就憑這兩個發言，完全可以定性了，不必浪費口舌再加以討論了。但他是莫言，是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的榮獲者，我感到還有探討一下的必要。

一，莫言榮獲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一開始曾讓中共官方欣喜若狂，其高度肯定與對2000年諾貝爾文學獎榮獲者高行健以及頒獎者瑞典學院的瘋狂攻擊形成反差極大的對比。

2012年10月11日，瑞典皇家科學院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宣佈中國作家莫言獲得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消息傳來，在第一時間裡，主管中共意識形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對莫言獲獎表示祝賀。祝賀信中說：“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既是中國文學繁榮進步的體現，也是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不斷提升的體現。”

有中共中央領導的認可，跟著自然是各級領導飛快的熱烈祝賀。文化部部長蔡武致莫言的賀信說：“莫言同志以卓著的文學創作成果，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和認可。這是值得我們中國作家、藝術家自豪的事。”中國作家協會認為：“莫言的獲獎，表明國際文壇對中國當代文學及作家的深切關注，表明中國文學所具有的世界意義。”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指出：“莫言的小說創作，一直葆有深邃的人性深度與持續的反思精神，總在歷史與個人的互動關係中，探悉各色人等的命運走向。……這些追求，使得您的筆下的一切，都是人之情性與民族精神相貫通的個人化呈現與藝術化象徵。您當之無愧地屬於當代中國作家一流群體中最為傑出的一位。”中國小說學會在致莫言的賀信中說：“我們認為，您的意義，不只在於您代表中國作家第一次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同樣在於您在文學創作中所表現出的虔敬態度和所投注的巨大熱情，在於您對文學的世界所做的廣袤而深厚的開掘，以及對小說敘事藝術的無限可能性、對於漢語言的詩性魅力的努力探索和高度造詣上。”

莫言獲獎讓中共官方欣喜若狂，最早最高也是最離譜的稱贊來自中共權力中心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他竟然把莫言獲獎看作中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不斷提升的體現”。這顯然把一個文學事件提高到無以復加的宏大的國家政治層面了。

這是中共的標準作業。人們因此不能不想到十二年前的那次大批判大攻擊。高行健文學成就非凡，2000年諾貝爾文學獎授予他，以表彰“其作品的普遍價值、刻骨銘心的洞察力和語言的豐富機智，為中文小說藝術和戲劇開辟了新的道路”。可是，高行健卻被中共視之為敵人，遭其猛烈攻擊。

中共還連帶猛烈批判、攻擊頒獎者瑞典學院。當年《人民網》專稿指責2000年諾貝爾文學獎“違背了諾貝爾遺囑”，“是諾貝爾獎金的大貶值”。中國作家協會一口咬定，高行健之所以獲獎，“不是從文學角度評選，而是有其政治標準”。中共外交部發言人也幫腔說：“諾貝爾文學獎已經被用於別有用心的政治目的，不值一評”，“有不可告人的政治圖謀”。《人民日報》特地發表了評論員文章，長長的題目：《將“諾貝爾文學獎”授予高行健嚴重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文中竟然如此破口大罵，充滿火藥味：

“在斯堪地那維亞半島上的瑞典文學院裡，一場鬧劇正在上演。一小撮對中國人民懷有極不健康心理的所謂文學專家，不顧中國人民的強烈反對，將新世紀第一個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了現居法國的華裔‘作家’高行健。瑞典文學院的倒行逆施，極大地傷害了中華民族的感情，這是對12億中國人民的嚴重挑釁。……我們可以認定，瑞典文學院是一貫反動，一貫敵視紅色政權，一貫敵視中國人民的徹頭徹尾的反動組織。把諾獎頒給高行健再一次驗證了瑞典文學院的醜惡嘴臉和反動本質。”（未完）

首页 → 新闻中心 → 国内新闻 字号: 大

李长春致信祝贺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

2年10月12日 14:44 来源：中国新闻网 参与互动(0)

中新网10月12日电 据新华社“新华视点”官方微博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11日致信中国作家协会，对作协副主席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表示祝贺。

贺信中说，莫言获奖既是中国文学繁荣进步的体现，也是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体现。他希望广大作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出更多优秀作品。

■2012年10月11日，莫言獲得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主管中共意識形態政治局常委李長春馬上發出賀信，對莫言獲獎表示祝賀。

對中醫藥親密接觸的文學書寫

張奧列

歷時一年的“遇見中醫藥”徵文活動落幕了，最終入圍作品彙成了《定情神針》這本書集。這是中華醫學傳承及在世界推廣的一次形像性展示，也是海內外作家對中醫親密接觸的一次文學書寫。

這次徵文作品來自中國及海外多國，客觀地說，有相當大部分作品水準相差無幾，較突出較鮮明的並不多，所以入選哪一篇都是一線間。坦率來說，這次評委的口味也比較廣泛，青菜蘿蔔各有所好。誰是幸運者，全看評委們的口味及作品的實力與運氣了。所以，入選與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表達了，大家的盡情表達就是徵文的最大成果，大家從不同角度對中華醫藥的感悟，就是這次徵文的意義所在。

今次徵文主題是“遇見中醫藥”，其實就是一次命題作文。雖然參賽者三百餘眾躍躍欲試，但同題之下，就要考驗作者對中醫藥的理解，對中醫藥傳承的認知，對中華醫藥在現代生活中影響力的切身體會。

有意思的是，來自中國的作家相當多的作品，都落筆於中醫藥的歷史掌故、民間傳說，而較少個人深切體驗的生活經歷。作家利用自身的文字功力、微型小說技法的嫻熟，去編寫故事。當然，有編得巧妙，有編得拙劣。寫得優秀的，本次評委會主任凌鼎年先生已作評說，我在此只想補充談一點寫作中值得思考的問題吧！

在徵文中，寫中醫大夫利用高超醫術蒙騙毒殺日本鬼子的就有好幾篇，參加國民革命軍、八路軍新四軍、游擊隊、土匪的江湖郎中行醫也有好多篇，而李時珍、葛洪、華佗、孫思邈、韓信等等歷史人物的傳奇故事更比比皆是。相同的古代故事、民間傳說，哪裡來？科技資訊時代，點一下網絡，豐富的資料就出來了，你改動幾句，他換個名字，馬上就能有一堆文稿，是否有抄襲，不得而知。編傳奇色彩的故事，自然容易下筆，但你看不到切身感受，獨特領會，所以大同小異，差別的只是誰編得更好看。

說到編，我還要說點這次徵文來稿的不盡人意之處。一、許多作品，說古時有聲有色，論今時蒼白無力。因為說軼聞，有閱讀積累，可展開想像，甚至可以抄書搬資料找靈感，虛實有致，放手編寫。寫當下，如缺少經歷缺乏體驗，又如何妙筆生花呢？二、一些作品只有敘事，只說因果，只寫治療過程，沒有細節情景，沒有人物情緒，不像小說，談不上審美性。三、有些作品倒是很有故事性、可讀性，但與中醫藥無關，最後扯上一句，有點牽強。也就是說，你有生活實感，但對中醫藥本身體驗不多不深，無法編撰。四、落入套路。基本寫法都是學習、開館、治病，受益中醫藥。或者，開頭對病情束手無策，最後手到病除，交口稱贊。又或者，西醫治不好，中醫師臨危受命顯神奇，有貶西醫揚中醫之偏頗啊！五、就是一貼治病例子，傳奇色彩、妙手回春之類，仿佛是中醫藥廣告中的一個例證。小說不是要賣中醫藥廣告，而是要在表現醫、藥、人的相互關係中，呈現中醫藥的奧妙，展示中醫藥的靈魂，而不僅僅是醫術。望聞問切，藥性藥效，這是所有作品都會涉及的，因為主題是中醫藥，這是中醫藥題材的共性，但個性呢？在望聞問切的治療手法背景下，還應該有個性品格的書寫。有些作品注意到了，如寫醫者仁心，醫術與醫德，中醫藥與環保，中醫藥與時俱進，傳統向現代的轉化，治療心病與意念入藥，針砭醫藥騙術弊端，看病更看人等等，這都是有益的題材開掘。但總體而言，思維同質化，內容、結構雷同，是影響這次徵文質量的一大毛病。

■《定情神針》本書集封面

作為澳洲的終評委，我在閱讀中更關注當下中醫藥在我們日常生活中的存在感和滲透力。與中國作者角度不同，澳洲及海外作家基本都是寫自己身邊發生的事情，都是書寫當下，鮮有寫歷史傳奇。海外作品雖然有點粗疏，文字不是那麼爐火純青，技法也不是那麼運用嫻熟，但都是在地書寫，著墨當下，不論異鄉還是故土的故事，都多一分接地氣。墨爾本湯群的《王號脈》就很有現代生活實感。王大夫有癖好，病患需發朋友圈才能看病把脈。看病不收費，只圖個點擊量，也算奇葩，微型小說篇幅小，若有意想不到的亮點，作品就能出彩。墨爾本的李雙《久老爺養生》寫得非常形像化，鄉村老叟在記者訪談養生術時，說了一通按時辰煎藥的自創秘方，倒也符合中醫藥理，令人將信將疑之時也會捧腹。作者擅用調侃的筆墨寫人物，從而帶出中醫的養生理念。越南的鐘至誠《“樹上土”之謎》則增加中醫藥海外傳播變異的實列。越南的民族醫學，秉承中醫藥，結合本土醫宗經典，形成“東醫”，土郎中用椰子樹上的白蟻巢入藥治病，也讓我們增長了見識。

有些作品往往把中醫藥理念寓於愛情描寫中。愛情畢竟是情感中濃度最高的一種形態，也是文學中最吸睛的一種元素。比如墨爾本蔣天麟的《定情神針》，女西醫在給土生土長的華男針灸治愈腰傷的過程中，開始了愛情短跑。而中醫藥、中文，則是他們結緣的紅娘。悉尼的周又璃《伊恩和杜若》也是一對華洋結合的姻緣。單親母親通過中醫藥飲食養身，讓自己身心健康而征服了比自己年輕的澳男。這些作品都是借助愛情的能量展示中醫藥的魅力，這是醫藥的魅力，更是文化的魅力。

看了這本書集，你是否感受到中華醫學的神奇與魅力呢？希望如此。

詩與人生

晉夫

（接上期）生命是一首詩，就那麼短。有時我在想，我所有的詩情畫意，是不是孤芳自賞的一種感覺。心中流出的江河，只是給這本來就無意義的生命，尋求一點寄托。我們每天都在用自己編織的美夢把自己欺騙，又在生活中自己把自己的謊言揭穿。周而復始，一日走過六十年。夢，我們還在編。常常會被一點點的微不足道觸及流淚，因為我們醒來的時候，看見天色已晚。原來騙我們的來自兩個維度，一個是魔鬼，一個是時間。

簡而言之，詩是性情物，隨主人好惡，伴環境生長。詩是詩者的歌喉，詩是詩者的水土。詩是詩者的煙火，詩是詩者的喜怒。詩是君子，也是潑婦。寫詩的人，你雖默默無聞卻已實至名歸。你雖傷痕累累卻已得到撫慰。是的，詩是最簡單的情愫，也是最奢華的渴望和孤獨。詩是腳下，也是遠方。

最後，我想用一首題為“詩”的詩來結束我的這次發言。

你
是那一頁寫在月上的情書，
是流淌在星河目光。
你
是那一滴落入紅塵的眼淚，
浸泡著一園淡淡的墨香。

你
是黑夜與黎明的對視，
是山川湖海河沉澱的善良。
你
是春風吻岸意隨堤柳的心境，
是自然迸溢悄然無聲的感傷。

你
是我一世的情人，
是伏在我肩上的悲喜。
是我願意為之瘋狂的情懷，
也是我的抑郁和惆悵。
這一世一生，
不在詩的懷裡清醒，
就在詩的眼裡流浪。

你
是我內心獨白，
是我長在天上的眼睛。
是我回憶往昔的感語，
是我靈魂賴以窩居的天堂。
這一生一世，
若不能在詩裡終老，
就在與你赴約的路上。

我在塵世的夢裡，
聽見黎明的鐘聲敲響。
你
便成了我夢醒的理由，
我睜開眼睛的第一縷
春的曙光。

我在詩裡尋找自己，
在字裡播種我真實的模樣。
我在詩裡走進世界，
去觸碰痛苦與喜悅，
悲憤與憂傷。

我的詩若能字字滴下謙卑的淚水，
把此生的幸福，災難，憂患，鄉愁，
視野，真理，謊言，
自由，枷鎖，麻木，敏感，
集成一條大江，
任其浪翻於紙上。
夜深人靜時，
我會撥動那一江心弦，
自彈自唱。
"我是一匹來自北方的狼。"
願詩的草原，
沒有天老地荒。

若能把一生化為一首詩，
我會把它投進煉爐，
燒為灰燼，
肥沃於野草。
若能有來生的輪回，
我會投胎一匹狼，
向往自由的天空，
不被人圈養。

我的詩，
不會流傳百年，
也沒有什麼奢望。
只想在那堆開滿黃花土尖上，
深深地刻上一痕，
這個世界，
我曾來過一趟。
（完）

研討會通知

■蔣行邁博士近照

5月16日（周四）下午三點半至五點半，將在Rockdale樂調圖書館四樓會議室舉行研討會。蔣行邁博士主講，講座題目：

“難得糊塗”辨析

（Analysis on “Where ignorance is bliss, it’s folly to be wise”）

蔣行邁為悉尼大學博士，文學和文化熱心人士，發表詩歌、散文、小說和文學評論，參與促進社區文化學習和交流活動，海灣區圖書館文化節目講座者之一。此項講座由澳大利亞華人文化團體聯合會與澳大利亞華文作家協會協辦，歡迎大家踊躍赴會。

樂調圖書館地址：444-446 Princes Highway，Rockdale NSW 2216（圖書館大樓後有停車場，如坐火車，則在Rockdale火車站出口左手方向步行三四分鐘。）

她是悉尼一道最亮麗的風景線——《靜枝隨想》序言

映霞

2021年伊始，疫情仍在世界各國輪回，沒有徵象何時結束，就像它來時，沒有任何徵兆一樣。雖然南半球悉尼的夏風依舊吹著，青綠的小草仍在和煦軟嫩的絲語，但人們的心情還是被困擾，各種被撕裂的痕，無法結繭。

“2019年底我從上海回來，原想在悉尼只逗留三個星期，想不到一困就這麼長時間。”

江靜枝老師慢悠悠地端起杯子，喝了一口她先生馬爾科冲泡的咖啡，繼續說道：“數百天日日夜夜的疫情，把我們宅在家裡，原來叫朋友艷羨、讓我們驕傲的窗前景色成了每日的必然！也不知曾幾何時竟失去了不少新鮮的吸引力！也許人心不滿足的罪惡就始於習慣而成。”

她新家的大樓坐落在一個山坡上，陽光正好，視野也美如畫卷。窗外，一望無際伸向的是大海、是白雲、是帆船、是高樓大廈，是悉尼大橋。

坐在沙發上的她，臉上優雅的笑容，不增，不減。

（一）

年華如羽，滋生我的遐想。

仿佛在空中抓住了幾片塵封的記憶，想起了第一次遇見她的情景……

初知江老師，是從閱讀她的專欄開始。那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她發表在《星島日報》上的文章。文字中的鄉情、人情、友情、愛情……曾溫暖過背井離鄉的我。

曾在她的文章裡尋覓到一抹暖風，抓住過一段美麗的音符。有時她字裡行間獨特的，溫溫吞吞的幽默，又常讓我瞬間笑彎了腰。

1993年9月悉尼之春的某日，為了見到遠道而來的白樺先生，我特地從公司請假趕到新州國立圖書館。那天，在見到白樺先生的同時，我也第一次遇見了有著“悉尼一道最亮麗的風景線”美譽的江老師。

念念風華，冷艷裡中年女人知性的美麗，在暗香婉轉。

一套出自著名設計師之手的大紅套裝，高挑苗條的身材，再配上經典、看似有點中性風格的短髮，一種靈動而又高傲的氣質躍然而出。

這種從小就在海外生活和接受音樂學院西洋歌劇培訓下漸漸養成的“國際範”，在我們這批八十年代剛走出國門的留學生眼裡，她仿佛就是“女神”：

不語也優雅，無言亦詩意。

雖然當初沒有和江老師說過一句話，但她瞬間駐足的風情和凝眸間隱約散發的豪氣，我以為我和她將來一定會有一份亦師亦友的善緣。

我特別相信我的第六感。

（二）

那年，那月，作為“澳華藝術節”的主席和策劃人，她邀請了包括白樺、光未然等多位著名作家、詩人和音樂家來到澳洲，為大眾呈現了四十七場精彩的各項藝術活動。

當時白樺先生因為電影文學劇本《苦戀》而受到影響，出國參加文化活動仍是非常困難。最後能來悉尼，還是因為江老師一封寫給當時上海市長黃菊的長信，從而得到特准。

《黃河大合唱》的詞作家光未然先生的到來，也是她一封寫給堪培拉國家議會的信後，得到的結果。

此後不久，她便到上海開辦戲劇學校。從此悉尼再也沒有過如此盛大的澳中藝術交流活動，再也不見那道最美麗的風景線。

時間如白駒過隙。

再遇江老師，已是二十年後。

期間，我閱讀過她的散文集《隨愛而飛》、自傳《夢裡早知身是客》等著作。從芳華到暮年，她依然才思敏捷，文筆雋永，是澳華文壇上一朵不敗的鮮花。

我也聽聞她在上海創作了二十部英語兒童戲劇劇本，並擔任導演。學生也屢次獲得國際和中國的大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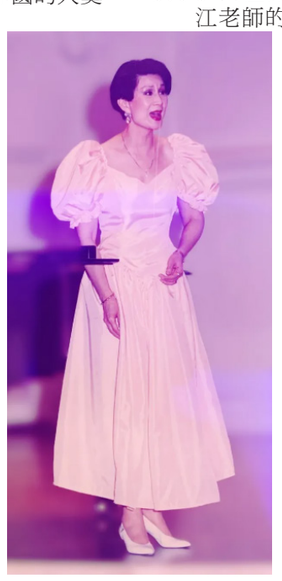
窗外，悠遠的天空，有一種久違的明淨，它仿佛和一地雞毛的隔離日子背道而馳。

我們生活在時代的風暴中，也生活在心靈的風暴裡。我們需要一些清寧，或是一抹微光的羽翼。

想到此，我不禁對她提議道：“江老師，你在香港、台灣、上海和澳洲都生活過，經歷了一場又一場的相遇、歡喜和深情，也經過一次又一次抵達、別離、開始和結束。我想在我們的平台上為你開設一個《靜枝隨想》專欄。你看如何？”

“好的，好的，我也想拿起自己的禿筆去寫一點文字。它可以和疫情封閉有關，也可以無關，但一定與我有關。”

她幽默地給了我一個微笑，再說道：“如果說疫情把我封鎖在悉尼的唯一好處，就是讓我放下了一切的工作和欲望，叫我好好地回顧在上海和以往的日子。寫點東西可以讓自己的情感與心性得到釋放，也可以和久違的讀者朋友在文字裡再敘情義，那何嘗不是生命的美緣。”



江靜枝八十年代在墨爾本演出。

就這樣，在Donna和我擔任主編的“澳洲精英文化”的平台上，有了三十三篇《靜枝隨想》。

（三）

輕語風塵，放逐領悟。

時光的故事裡，是人生經年的飛花。

無論是道曾經的自己，還是寫遠去的笑桃；無論是敘和艾爾蓮花開時的相遇，還是述與父母葉落處別離，她的文字都報以深情厚意，那份心中溢出的牽念，打動人心。

有時也常讓我情不自禁地流淚。

《親愛的爸爸》一文中，和父親最後人間離別的場景，她是這樣描寫的：

“我到醫院時，爸爸已經不在床上了。人們把他帶走時，姑姑擋住我的眼睛不讓我看。那時，我慘叫了一聲，喊出了我的心與魂。

從此，我再也沒有父親了，在人間。

無父的人生命不再像從前。我哭我父整整七個苦苦的年月。”

那種痛徹心肺的，使我這個也失去父親的人，讀了淚水瞬間溢滿眼眶。

江老師的這篇《悼笑桃》仿佛是一篇精彩的小說，她用細節和對話塑造了笑桃的形像，從而深深地打動了讀者。文中的笑桃似乎一生很苦，但她作為女人一直在盼望中。她盼望二哥，盼望愛，也可以說比有些一生在婚姻中“性冷淡”的女人幸福。

“我要……”

“要什麼？”

“要二哥。”

“八十大幾了，說這些，不怕給人鬧笑話？”

“有啥可怕的？只要我沒死，至少還要跟他見一面。你看那張床，當年我和二哥每晚都是背靠背擠著睡一起。”

正如D.H勞倫斯曾說過：“沒有什麼比性火熄滅的人更醜陋了。”

江老師作品中敘事語言也極具魅力，這種語言之美是書面體表達與白話、口語，甚至是歌詞的完美融合，使她的作品具有的一種雅俗共賞的特點。

她的用詞遣句，常使我這個所謂的“詩人”驚艷。

在《春》裡，她描寫因母親反對而失去初戀情人的燕兒，如此描寫心境：“母親打開大門兒的剎那，千萬個春天就從此溜走了……”

好一個“千萬個春天”！

仿若經典名句，把途經最美季節的姑娘，在命運的藩籬前把那塵世的心心念念，任憑流淌一地。

她寫被她深愛了幾十年的老姐姐“漆黑的眼瞳裡，她有鳥語花香般的溫暖。”

江老師的文字既有溫度，也有色彩，更有難能可貴的幽默風趣。每次她的文章在平台後，總會收到許多讀者的留言。

其中有位名為“高高”的上海大學老師，每次都會關注並評論。她道：“我喜歡江先生的每一篇文章，因為總是真情流露，韻味無窮，意境高遠。江先生是有思想、有才華，令人尊敬的人。”

讀有趣味的故事、欣賞有趣味的人。常說‘妙筆生輝’，每每讀江老師的文章，總感嘆妙筆何止生輝？而是華麗之極，濃濃的貴族氣息，含蓄又謙卑，良好的文學素養和教養俱在其中。足以顯現精神貴族之視野和標桿，值得拜讀。”

（四）

疫情時代，是諸種背景崩潰的時代；是人與人、國與國敵意重重的時代；也是無數“為什麼”和厭倦開始的時代。

在近三年的隔離和平淡無光的日日夜夜，人類仿佛走進了幽暗的森林。很多人的面孔，包括所謂曾經的朋友，甚至自己的面孔，有時都荒謬得完全陌生。

紅塵陌上，每個人只是被時間無情地拖著，惶惑、漫無目的活著。

甚至時間去哪兒了，我們都不知道。

而江老師握著手中年輪的筆，帶來了文字的陣陣馨香。那些她被經歷的、被意識到的東西；那些清新的語言和治愈系的畫面，再次說明生活是需要愛的，而愛更需要呵護。

正如她所寫：“就像人生一切的美好，需要費心去尋找栽培，總會給我們帶來驕人的欣喜！”

或許也正如普魯斯特斷言的那樣：“真正的生活，被充分體驗的唯一生活，就是文學。”

（《靜枝隨想》作品研討會間將於5月11日下午兩點至三點半在St Leonards圖書館（地址：88 Christie St. St Leonards NSW 2065）舉行，歡迎參加。研討會訪談嘉賓：江靜枝、淳子；策劃人：映霞；主辦方：圖書館；協辦方：澳洲國際精英文化藝術中心和蘭科出版社。）